

台湾丹青武俠作品集

六世英俠

中



丹青
作品集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丹青武俠作品集

六世英俠
(中)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六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十四 | 燕青入水行芦苇····· | (315) |
| 十五 | 乔装白须试燕青····· | (338) |
| 十六 | 燕青艺高无敌····· | (366) |
| 十七 | 陶立思大二门主····· | (380) |
| 十八 | 金银姐妹美神仙····· | (392) |
| 十九 | 陶杨二位邀燕青····· | (406) |
| 二十 | 接上场血战····· | (421) |
| 二十一 | 白金凤栏回大侠····· | (435) |
| 二十二 | 白金凤和燕青····· | (449) |
| 二十三 | 受密训的少年····· | (467) |
| 二十四 | 白姑娘同舟到金陵····· | (481) |
| 二十五 | 金雪娘带燕青见主····· | (449) |
| 二十六 | 马百平自挣总监····· | (528) |
| 二十七 | 马百平单剑突发····· | (553) |
| 二十八 | 为捉真伪于小乙····· | (571) |
| 二十九 | 周寡妇暗娼为身····· | (593) |

十四、燕青入水行芦苇

燕青是顺着莫愁湖畔一条小河悄悄掩走的，那条河很短，而且两岸芦苇极深，所以他很容易地避过众人的耳目潜进了水中，河水也不深，然而这条河却是通向秦淮河的，金陵风月盛秦淮，却只在武定门外及夫子庙一带，而整条秦淮河却长得很。

燕青在水裏潜行没多久，远望一条小航泊在秦淮河口上，他撮中发出一阵雀语，那条小舫立刻轻轻划动，移近芦苇丛中，防上的窗子推开了，燕青轻轻地从窗口爬进去。触鼻一阵药香，花惜惜和花怜怜正紧张地守候着。

看见燕青湿淋淋地进来，两人连使上前扶他，怜怜忙着脱下他的湿衣，惜惜已经开始调理药膏了。

怜怜在他赤裸的胸膛前后检查了一遍，最后捶着他的胸，恨恨地道：“死人！你真会装！”

惜惜放下手里的药包，连忙问道：“怎么？没有受伤？”

燕青翻了个身，懒懒地道：“有！在这里！”

他用手指指肩头，怜怜看了一下道：“没有阿，伤在那里？”

她还不放心，用手捏捏肌肤，还按了按肋骨，发现一切都是完好的，才知道燕青是在骗她，忍不住恨恨地俯下头来，在他肩头咬了一口。

燕青痛得叫了起来，惜惜一皱眉道：“怜怜，别胡闹，燕爷，到底伤了没有？”

燕青笑道：“当然有啊，是被一条发情的母狗咬伤的，今天出门前我找算命先生测了个字，他给了我八个字的批语说：“慎防狗咬，在劫难逃。我一直不相信；一条狗怎么能咬伤我呢？谁知果不出所料，到底还是挨了这一口！”

怜怜回味了一下，才发觉被燕青绕弯儿骂了，忍不住又想咬上去，燕青忙捏住她的下额笑道：“使不得，一中应劫，第二口就是灾难了。”

惜惜却一叹道：“爷！您真忍心，我们在这儿担心死了，唯恐您又挨了穿心一镖爬过来，刚才听见您的雀语暗号对，怜怜急得都哭了，因为您实在不能再死一次了，明明没安受伤，何苦又来逗我们呢！”

燕青道：“我知道，所以我来给她咬一口，否则我无以表达对你们的歉意，因为你们的还得混下去。”

两个女郎都为了一怔，惜惜忙问道：“急么，这次又扑了个空。”

燕青摇摇头，惜惜道：“找到天魔令主了？”

燕青点点头，惜惜道：“给他漏网了？”

燕青摇摇头苦笑道：“四面护网，十面埋伏。他怎么还逃得了，那老家伙的武功可真高，十几个高手围攻之下，仍是未能困住他，被改杀出了重围，跳上一个山坡，眼看着就要逃走了，结果马景隆忽的突击，迎头一鞭，把他砸得稀烂。”

惜惜怀疑地问道，“真是马景隆杀死他的？”

燕青肯定地道：“没错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一点都假不了。”

惜惜目泛异采道：“真没想到他会死在马景隆的手下。”

燕青道：“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，否则他就不会死了。”

惜惜一怔道：“这是怎么说呢？”

燕青道：“在十几个高手围攻之下，他仍能突围而出，有十几条路他都没走，偏偏逃向马景隆藏身的那一条，这不是自投死路吗？”

怜怜道：“也许是他恶贯满盈，鬼使神差地让他赶巧了。”

燕青一笑道：“每个人都是这么想，唯独他不然，因为他认为那是最安全的一条路，否则他是不会投了去的。”

两个女郎又是一怔，惜惜忙问道：“燕爷，您是说马景隆是他的同路人？”

燕青道：“这是大家都知道的，马景隆是金陵分坛的主持人。”

惜惜道：“这个我们都知道，否则您也不会找来了，可是您不是说他早就有弃暗授明之心，想反出天魔教吗？”

燕青道：“我是这样说过，九老会的资料印证之下也没有

错，何况最后他杀死了天魔令主，一切都符合所证。”

惜惜叹了口气道：“那么天令主是真的死了？”

燕青喝了一声：“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死于穿心鏢下了。”

燕青又咳了一声：“天魔教从此崩溃了，不会再为害人间了。”

燕青还是矚了一声，惜惜忍不住道：“爷，您到底卖什么关子，怎么老是嗯阿咧的呢？”

燕青笑道：“你说的对，我当然用一嗯来作答。”

惜惜道：“那我们就可以脱离苦海了，您怎么还要我们装下去呢？”

燕青神色一庄说道：“因为我做错了一件事，把消息发布得太快，今后除暴工作不能再倚仗九老会，说不定就要靠我们三个人撑起来了。”

怜怜愕然道：“我不懂。”

燕青苦笑道：“天魔教是崩溃了，天魔会主也死了，但天魔教的那股恶势却仍然存在的，只是他们会换一个名目，用另外一种手段来控制武林了，穿心鏢的手法秘密已泄，不会教用来杀人了，但他们可能会利用一种更厉害的手法。”

惜惜愕然道：“我还是不懂。”

燕青道：“天魔教的总坛是我找出来的，天魔数的秘密也是我揭开的，但是真正的天魔会主却不是我发现的。”

“是谁呢？”

“马景隆。”

马景隆，他杀死的那个人难道是假的吗？

“不，绝对正确，除了天魔令主外，谁也不可能有那么好的武功，围攻他的是我，马百平，龙雨田，椰洁生，金大娘，丁宏，薛依，史剑如，陈亮，袭梅风以及另外八个高手，除了天魔令主外，谁都招架不住。”

“是谁指证出他的呢？”

“我，我是唯一能指证他的人，也是唯一见过他的人，只是我见到的他，都不是他的本人，而是另一个人，化装成他的形相而已，直到最后在庄外围攻时，才是他本人，死在马景隆鞭下的，也是他本人。”

“那么先前冒充他的人是谁呢？”

“马景隆。”

“什么，是他！”

燕青轻叹道：“是的，显然我不能切实地指证，但凭我所得的证据，已经能九成断定是他”

不错，天魔教的势力现在转到了马景隆手中，仍然是一个隐患了。”

燕青道：“本错，而且这次他们可能由暗而明，要利用那股势力，公然地称霸武林了，马百平曾经对尤俊表示过，他想反叛天魔教而自成局面，倒不是少女狂语，可能他们父子早就有了这个打算，现在他们达到目的了，马景隆杀死了天魔令

主、声望日隆，自然而然地成为武林中尊崇的对象，凑加上他控制着的天魔旧部势力，霸业垂手而成，将比以前的天魔教更为可怕而难以对付。”

怜怜道：“明人总比暗人好对付一点。”

燕青摇头道：“话固然不错，但拿什么去对付他呢，为了围歼天魔令主，史老把九老会的实力整个地暴露了出来……”

怜怜道：“爷，您为什么不当众揭穿这件事呢？”

燕青苦笑道：“有用吗？谁会相信呢，大家都目击天魔令主死在他的鞭下，凭我一个小小的江湖浪子，有谁会重视我的话。”

怜怜道：“凭您华山君子世家的身分也不行吗？”

燕青脸色一暗，道：“我以浪子的姿态出现，人前太久了，谁也不会相信我是华山世家的华云亭了！”

“龙老爷子可以为您证明的。”

燕青摇摇头：“造化手是以田雨龙的面目出现人前，要证明他是昔日的造化手龙雨田都很难，何况造化手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，并不是受尊敬的一个，到了了解到面因为人的只有我死去的先父，把龙雨田邀到九老会中工作的也是我先父，一剑擎天华浩然去世后，龙雨田对九老会的交献与我华云亭的身份都成了无可证明的过去了，何况我不想再恢复到华云亭的身份了，那对我说来，是个惨痛的记忆。”

惜惜与怜怜知道他的身世的，也知道他为安排华云亭的失

踪，作了多大的牺牲，在人前逼死自己的爱侣与手足兄弟，这是多大的打击，因此她们也不做声了。

片刻后，惜惜道：“爷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

燕青道：“先到雨花台去，我离开时，曾经悄悄地通知了一下龙雨田，叫他带着你们两个替身，在那儿碰头，先把你们的身份换回来再说，如果让人又看见了你们，这段双胞胎公案就很难解释了。”

惜惜笑道：“爷，您怎么知道我们有替身的？我们的易容术……”

燕青也笑了道：“你们的易容术是不会有问题的，那两个人跟你们可以说是一模一样，但我一见了你们就知道是假的。”

惜惜道：“这两个人是九老会特地为我们选适的，不仅面容很酷肖，身材极相似，连声音都差不多……”

燕青道：“你们为什么要替身呢？”

惜惜道：“因为怜怜与惜惜只是我们的小名，在我们未曾应九老之召前也算是武林中的人物，不能够失踪的。”

燕青不禁微怔道：“那你们一定是相当有名的人物了，我怎么没有见过呢？”

惜惜苦笑道：“您是君子剑华云亭，怎么会见过勾魂双妹呢？”

燕青不禁又是一怔道：“你们就是勾魂双妹？”

惜惜道：“不错，我是笑语勾魂花影人，怜姐是夺命红粉

花玉人，是声名狼藉的勾魂双妹。” ..

燕青道：“我倒没有这个看跃 那是一班不明你们底细的人对你们的误解的批评，据我所知，你们是丐帮中净衣队的左右两大护法，身兼净衣门内外两堂之主。”

怜怜也不禁一怔道：“丐帮有净衣门是很秘密的一好事、爷怎么知道的？”

燕青道：“贵帮帮主风云叟于飞是九老会中主要元老之一，先父华洁然是九老会的发起人，先父去世大后，于帮主就是事当然 老会的主转人，把我从君子剑华云事变为孤剑林封……一直到现在的换了燕青，只有他一个人主其宰，我对丐帮的事当然要知道得清楚一点，而且我 还知道你们是于帮主、的义女，也是他从小收养的一对孤儿……”

怜怜道：“不错，我们连自己的身世都不知道，这个姓还是义父为我们取的，丐帮又称花子帮，我们姓了花，是义父要帮两忘本，终身为花子帮效思之意。”

燕青十叹道：“可是于帮主怎么会派你们去担任侍奉龙、雨田呢？”

摇摇笑道：“义父为了怒，必须把造化手隐匿起来，但龙老爷子是个不甘寂寞的人，这件就是要两个女子陪着他，义父不知道要多久，也知道那是很苦的工作才派了我们。”

燕青道：“那太委屈你们了，你们在净衣门中各掌一堂之主，是六结掌令丐的身分，担任这个工作未免太牺牲了”

怜怜正色道：“爷的牺牲比我们更大，义父继华老英雄之后主持九老会，自然要多尽一点力，他老人家一生为武林两奔走，行事当求公正，既是很难堪的工作，他不便派门中弟子参加，自然只有派到咱们了。”

惜惜忙道：“咱们可不怨义父，他老人家待咱们恩重如山，视如己出，如果他有亲生女儿，他一定让自己的女儿来提任了。”

燕青轻轻一叹道：“于帮主为人义藩云天，行事实令人尊敬，你们也许不知；他确实有两个亲生的女儿。”

二女都为之一怔，燕青道：“他老人合的亲生女儿是一胎双生，姿容元双，叫于小珍，于小珠。被派在你们手下任事。”

怜怜失色道：“什么？是她们俩，怎么可能呢？”

燕青道：“为什么不可以，她们是净衣门中风花二坛坛主，年纪比你们还大两岁，地位却比咱们仍低……”

怜怜道：“这……我知道，净衣门分风花雪月四坛，风字坛为卖唱的流妓，花字坛是市关的暗娼，都是女弟子，小珍与小珠执掌风花二坛，专事刺探江湖动态消息，在十七岁，时就破了身，二十三岁那年因为在京师诱捕江湖淫贼桃花秀士韩浪的，反为所诱，吐露了机密，掩护韩浪，逃匿了本帮的追捕，双双随他私奔，结果在关外被缉捕……”

燕青苦笑道：“是你负责把她的捉到的，而且也是你处决的。”

怜怜目中有点润湿道：“我不知道她们是义父的女儿，所以才主张严惩……”

燕青道：“知道了也没有用，帮中八结以上长老都知道了，因此在你们会议的，他们都为这一对姐妹求情，唯独你反对，而于帮主全力支持你，才派你去负责追缉当场处置。”

怜怜哽咽道：“我身任执法堂主，当然不能循私，不我不知道她们是义父的女儿，否则我就不会坚持了。”

燕青叹道：“你不坚持也没有用，于帮主自己还是会去执行的，否则何以服众，他是个铁面无私的人。”

怜怜道：“但为什么他肯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加入净衣门呢？”

燕青道：“于帮主谈过了，丐帮弟子所以矢志忠贞，以卓异的行淫来表达侠义胸跃，都是每个人都是从困苦中磨练出来的百练精钢，忍人所不能忍，才能为人所不能为，风尘歌伶，花楼娼女是两项特殊的行业，风花两坛的女弟子也是净衣门中最杰出的弟子，被客人此门的，都是自小为之，极受本门尊敬，因为她们是在劫火中磨就红莲，所以这两门弟子极少在外吸收，多半是在本门中的长老子女中选派，一样是父母所生的佳儿女，他身为帮主，自既应该以身作则，如果连帮主都将这两门视为贱业，又凭什么叫部属的子女加入这两坛效力呢？”

怜怜道：“可是他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呢？”

燕青道：“他这样做纯为表达自己对丐帮宗旨的信仰，并

不在标榜自己，所以不必让人知道，连小珍小珠姐妹俩自己都不知道，又怎会让你们知道。”

怜怜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义父为侠之心我是十分钦仰的，但心肠也太狠了，我站在执法的立场，虽坚持严惩，却并没有要外死她们的意见，那是义父自己下令决定的，未免太狠心了。”

燕青道：“他不是狠心，当你们诱捕韩浪时，因为此贼贪淫好色，位着一身武功与英俊的外貌，连诱惑带采花，已经杀害了上百个少女，罪大恶极，丐帮将他诱到京师，已经发动了全力，韩浪绝难逃走，正因为有了那两个女孩子的掩护，知情的长老投鼠忌器，才放他们离开了，于帮主认为此风绝不可长，否则丐帮的精神就将声然无存了，那一对姐妹被杀后，他曾经到华山来，在我父面前痛哭失声，可见他并非不爱自己的女儿。”

怜怜默然片刻才道：“有时我们对义父给我们安排的工作，虽然知道是一片凛然大义所使然，但心里总是稍感有点怨楚，认为他行事方正，却太薄于人情，但他能为两位姐妹痛哭失声，可见他还是有骨肉之情的。”

燕青一叹道：“珍珠姐妹年龄比你们大，武功比你们高，地位也应该在你们之上才对，但因为她们是于邦主的亲出，所以反而被派在你们之下，这并不是他有亲疏之分，而是他行事先求诺才再求诸人，越是他亲近的人越倒霉，最苦最危险的工作，都是自己人最先担任，你们只能怪自己命苦，有了这个义

父而已，但是这么做，并不是为了沽名钓誉，相信 丐邦今知道你们是她义女的人也不多，为了要你们去侍奉龙老爷子，他把你们的名字也改了，就是不相为人知道。”

惜惜点头道：“我知道，所以他又为我们安排了两个替身，继续担任邦中的职务，这次围剿天魔令主时，还把她们派了来，正就是认为大功告成，要我们回去就职了，但你怎么知道那两个人不是我们本人呢？”

燕青拉着她们的手道：“我并没有看出来，但你们的工作不是正面作战，而是为了救护我，天魔令主未曾伏诛前，你们绝不会公然现身，一定是在暗中维护我，这是第一个揣测，其次是我们多时相处，互相之间总有点感情，在决斗当场我见到她的，居然毫无反应，这不象是你们了。”

怜怜道：“这不能，为了要表示您不是九老会中人，即使是我们自己，在人前也不会对您流露出什么表情的。”

燕青一笑道：“怜怜，你也许可以，但惜惜绝对做不到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我们都有道了肌肤之亲，易容虽妙，绝对哄不过同床共被的伴侣的。”

二女心头一阵温暖，情求自禁贴着他，燕青道：“这两个替身出现得很糟，因大局未定，我还须要你们的帮助，龙雨田到雨花台，一定会把他们辞去，我们也快去吧，告诉地们还得装一个时期。”

于是怜怜轻撑竹杆，把船经南门划去，那儿是昼舫集中

地，很容易地混流了大家的眼睛，三个人在心上也变换了装束，直面雨花台而去。

雨花台戴产五彩小石子而著称，据说足以煎有一位高僧在此说法传道，说到精采之处，天上花雨缤纷，落在地下，就成了许多斑斓的小石子。

但他们到达雨花台的，却只看见了批地的鲜血，化名为田雨龙的造化手龙雨田以及易容为怜怜惜惜的两个女孩子，都倒在血泊中，身上满是创伤。”

燕青看了神色大变，只细察了一下伤痕，随即匆匆地拔着两个女子走了。

奔出很远后，怜怜才道：“龙老爷子怎么会被杀的呢？”

燕青一叹道：“他一定是也看出了马景隆的毛病，因为他是名医。马景隆肩头受伤故事，必然瞒中过他，接到我均通知后。一定会向马景隆多看几眼，马景隆心中有鬼，自然不会放过他了。”

怜怜道：“可是，那两个女孩子却没有被杀的理由呀？”

燕青道：“她们跟龙雨田在一起，自然不能留活田了。”

惜惜道：“他们二个人象是经过一场苦斗才被杀的，所以身上剑痕累累，是该下的子呢？”

燕青道：“龙雨田的武功已是当世十名以前的一这高手，要想杀死他并不容易，尤其是他的咽喉处刺上一剑。”

怜怜沉思片刻才道：“对、他身上那些剑痕是看来加上去

的、所以流血不多。真正致命的一击是在咽喉处，所以剑孔特别大，血流得也特别多，谁能有这么高的武功呢。”

燕青轻叹道：“怜怜，你的江湖闯突不够算浅，怎么也如此容易受编呢，武功高过龙雨田的人，一定是招当有名的剑手，出剑的势子干净利落，怎会有这么大的切口呢。”

怜怜怔了一怔道：“是啊，我也正在怀疑，那伤口太大了，大得离了谱，不象是高手所为。”

燕青忽而笑道：“出手的人是个绝顶高手，一招致命，干净俐落，但不是个使剑的人，剑痕是后来加上去的。”

怜怜神色一动道：“对，不是剑，造成那么大剑口的不会是剑，而是细长的钮物，为了掩伤致命的伤口，才用剑把剑痕扩大……”

燕青点点头，又说道：“这就差不多了，但你再想一想，要不是剑的活，那是什么兵器杀死他的呢？”

怜怜想了一下道：“是啊，伤口宽有八分，好像是鞭梢造成的，天下使鞭的名家虽多，却只有马家父子在金陵。”

惜惜忍不住叫道：“一定是他们父子俩干的，而且是马百平的成分居多。因为他的兵器是金色银鞭，用鞭杀死龙老爷子后，为怕人看出破绽，才又用剑掩去伤口。”

燕青看着怜怜道：“你的看法如何？”

怜怜想想道：“不可能，马家父子现在一定忙着接受各处英雄豪杰的道贺，根本抽不出身来行凶杀人。”